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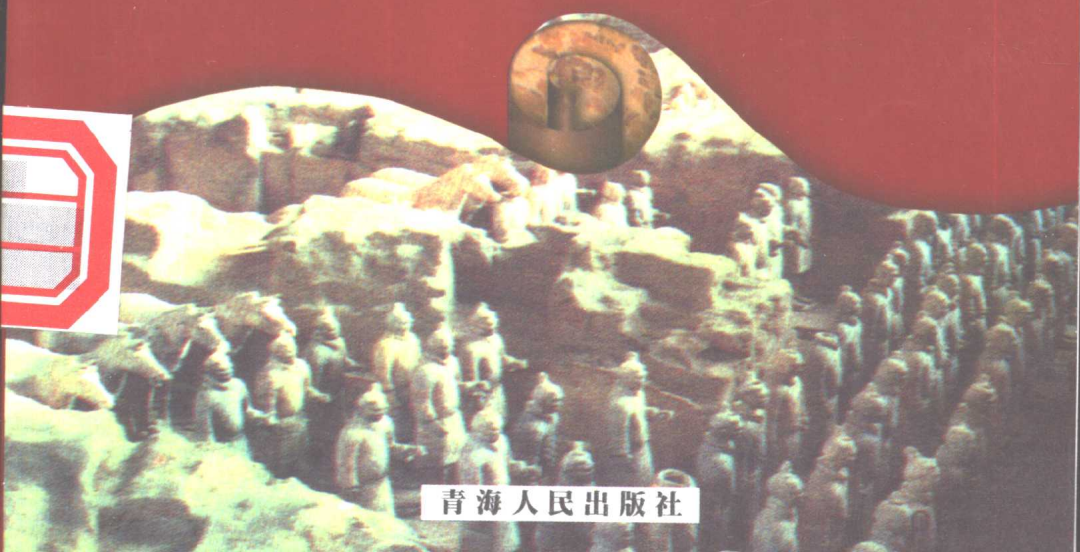
ZHONG GUO TONG SHI QUAN BIAN

中国通史全编

18

清代历史编
(之六)

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通史全编⑱

清代历史编

(之六)

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全编/冯克诚,田晓娜主编.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1

ISBN 7-225-02048-X

I. 中… II. ①冯…②田… III. 历史故事—中国—先秦~近代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3153 号

中国通史全编

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

出版发行: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印刷:北京密云胶印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50

字数:3700 千字

版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书号:ISBN 7-225-02048-X/K·148

定价:298.00 元(全 2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目 录

清代历史编
(之六)

慈禧西狩	(1)
《新民丛报》	(9)
爱国学社成立	(11)
《苏报》案	(14)
光复会成立	(16)
日俄战争	(18)
中英《拉萨条约》	(21)
小说界革命	(23)
四大谴责小说	(25)
同盟会的成立和革命的高涨	(28)
《民报》出版	(30)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争	(33)
《革命军》	(37)
起义与暗杀	(40)
“炸弹大王”喻培伦	(42)
萍浏醴起义	(45)
黄花岗	(48)
清末预备立宪	(50)
立宪始末	(53)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56)
一手捞十六颗夜明珠	(58)
南社成立	(61)
收回利权运动	(64)
保路运动	(66)
清末皇族内阁	(69)
武昌首义	(71)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76)
宣统退位	(77)
遣散太监	(79)
辛亥南北议和	(80)
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	(83)
袁世凯的窃国复辟	(86)
袁世凯与逊清皇室	(89)
共和军与定武军交战	(90)
庆亲王奕劻之死	(91)
梁启超与杨度	(92)
联讽袁皇帝	(95)
武昌首义佳人李淑卿	(96)
讨袁战争	(99)
护国战争	(105)
宋教仁一死所关	(110)
严复盛名累身	(110)
黄侃轶闻	(112)
王湘绮门下三匠	(113)
程璧光护法前后	(115)
“诗僧”苏曼殊	(121)
虚谷	(123)



弘一法师·····	(126)
情僧苏曼殊·····	(134)
百日和尚张大千·····	(146)
溥仪的悲剧婚姻·····	(149)
淑妃与“妃革命”·····	(154)
帝师梁鼎芬·····	(161)
王国维之死·····	(168)
星尼贝子丁地案·····	(171)
保圣夫人承祀案·····	(172)
颐和园的开放·····	(173)
钓鱼台行宫等处出租·····	(175)
开放东、西长安门·····	(176)
京西大宫山古迹被拆毁案·····	(177)
紫竹院·····	(178)
剪辮子·····	(179)
傀儡皇帝话辛酸·····	(180)
溥仪的“后半生”·····	(184)
意大利画家郎世宁·····	(198)
法国画家王致诚·····	(202)
波希米亚画家艾启蒙·····	(204)
护法战争·····	(206)
江浙战争·····	(212)
第二次直奉战争·····	(216)
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之战·····	(221)
奉浙战争·····	(225)
郭松龄反奉之战·····	(229)



慈禧西狩

史学家左舜生先生曾在文章中说过：“《庚子西狩丛谈》四卷，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全书凡近八万言，首尾完备，叙次整然，实为研究庚子拳变一役之第一等史料。”笔下颇为推许。只是吴永一人所见虽广，终有限度。最近看见岳超所写的《庚子、辛丑随銮纪实》，其中慈禧、光绪等狼狈逃出北京城，抵达怀来的沿途情况，正可作为吴永所见所闻的补充。其它如从怀来到山西太原，继而转往陕西西安的诸多情形，也可与吴永所述互相考证。至于《辛丑回銮》各节，则因文长不再赘引。

当然，岳超也是颇有来历的人，他在文前所作的自我介绍说：“余为满族人，姓叶赫那位，与慈禧皇太后同民族，属其侄孙辈。父名伊里布，为清廷御前虎枪侍卫。余九岁入官学攻读，兼习武。17岁时补神机营管理大臣桂祥（慈禧胞弟）之戈什哈（满语：卫士），故能经常伴随出入府第宫廷。庚子、辛丑间，曾随銮往返北京、西安，回忆经过如次。”清朝灭亡后，满人姓名都趋于汉化。如果我们单看“岳超”两字，便很不容易知道他原属满族了。《随銮纪实》第一节的原文如下（写于1962年）：

庚子年7月21日（1900年8月15日）上午5时许，余照例荷英国制13响快枪，与其它扈从20余人随护桂祥上朝。至神武门时甫六时，即见御前侍卫、太监、宫女等随慈禧、光绪、隆裕、瑾妃、及大阿哥等自宫内徒步走来。到此上朝之各王公大臣约60人及随员、侍从等，当即就地跪下。桂祥问：“佛爷上哪儿去？”慈禧似怒气犹未消（出走时曾强制珍妃投井），目光炯炯，神色严峻。慈禧衣蓝布大褂，挽“旗头坐”式发髻（平常在宫中召见王公大臣时，亦曾作此种打扮）。彼年已60有余，因善保养，容色犹好，如40许人。



光绪着青洋绉大褂，手携一赤金水烟袋，神色沮丧，盖国运隆替，自身安危，复不可测；兼之爱妃甫遭毒手，计时遗体尚温，光绪能克制至此，已属不易。

两宫上车后，各王公大臣或骑马，或徒走，踉踉跄跄，随后扈从，形成一色彩纷陈之凌乱纵队；约 1000 余人，尚肃静，经由景山西街出地安门西行。上午 8 时许，至西直门，忽下细雨，从者均未携雨具，悉被淋湿，踟蹰道中，厥状萧索凄苦。忆当年慈禧乘亮轿或暖轿出入此门时，黄土垫道，銮仪整肃，对对提炉中御香缥缈，檀气氤氲之情形，宛如隔世矣。

出西直门折而北，经通颐和园之御道至高亮桥，慈禧、光绪等下车，入桥头倚虹堂小息。此处小桥流水，曲槛红墙，槐柳成荫，景色宜人。原派有太监看守管理，随时准备慈禧临幸颐和园时在此打尖；南岸有船坞，北岸有码头，慈禧如欲泛舟入颐和园时，即在此处下船。

上午 11 时左右，到达颐和园，两宫下车入仁寿殿打尖。慈禧每年在此居住时日，较住大内时犹多，故派有总管太监，一切供应，自甚周至。各王公大臣旋入殿叩头问安，慈禧见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等时，怫然说：“都是你们闹的！”言时，声色俱厉。各王顿首，叩地有声，但慈禧亦未再开言。移时，出园，向西北行进。

此时，由京先后赶来随銮西行者，有庄亲王载勋、蒙古亲王那彦图、辅国公载涛、载泽、志均、定昌，大学士刚毅、赵舒翘，侍郎溥兴等人；另有兵勇数千护驾。大队过青龙桥、红山口、望儿山、西北旺等地，于下午七时，到达离京七十里之贯市，即在此驻蹕宿夜。

贯市为京西北大镇，与羊坊毗连，甚富庶。居民奉伊斯兰教，多李姓，相传为康熙时著名镖师神弹子李五之后；当时在京城前门外仍设有东光裕镖局，如插该局旗号，大江南北无敢劫车者。李姓族长闻御驾至，急戴缨帽出村跪接，迎两宫登清真礼拜寺大殿，甚



清洁，立设盛席供上用，同时赶制全新红绸被褥进奉。此外，复连夜预备驼轿三乘，围以黄布，供两宫及皇后乘坐，以免轿车颠簸晃荡之苦。此项雪中送炭之举，竟使慈禧为之色喜，对之赏赉有加。李姓族长竟被赏予四品顶戴，以五品顶戴赏予精壮之回民驼轿把式。是夜，慈禧宿礼拜寺大殿，光绪及后妃宿东、西房。桂祥总管一切，侍卫把守寺门，并在四周巡逻放哨。王公大臣亦由李姓族长招待饮食，分宿于民房中，其他人则多露宿。

7月22日天明即起驾。出发前，李姓族长将昨晚为两宫特备之被褥分放于驼轿中，又在每轿内放进大银锭10只，每只重50两；一为孝敬，二为压轿，以免行走时摇晃。又在各轿内放点心一大漆合，供奉不可谓不极尽所能矣。

中午抵南口，稍息打尖。此地因受败兵散勇之骚扰抢掠，居民多逃入深山；经侍卫太监等到处寻觅，始获少量小米及鸡蛋，聊供两宫及后妃熬粥充饥。其他随从人员只得向庄稼地中讨生活。盖庚子年直隶各地丰收，銮驾所经之地，多尚未收割，遍地杂粮红，瓜菜熟，以是员兵粮食，骡马刍秣，咸无代价取给于是；不付钱，付钱亦无人收。随行者均谓“得天之助，命不该绝。”

过居庸关，经40里关沟，迄晚至岔道。山路坎坷难行，骑马者均下马，在1小时驻蹕。除两宫及宫眷住民房，现煮小米粥充饥外，余众多随地露宿，忍饥挨冻，情形相当凄惨；余则坐地倚树假寐而已。

23日黎明即起，向西续进。经康庄，略事休息，吃小米粥；天又下雨，道路泥泞，跋涉维艰。午后，怀来县在望，但城东有河，值山洪下泄，河水泛滥，复无桥梁可渡。驼轿把式谓“无妨，可徒涉”；由士兵多名于驼轿两侧扶持，激流托轿底，几被冲走。至怀来县东门外，知县吴永率多人郊迎，夹道跪接，为出京以后初见；迎两宫至县衙休息。吴永年三十许，外表文弱，斜肩，但甚精干。以一边塞



小县，而能肆筵设席，供应自如，颇非易事。此外，并预作布置，不准散兵游勇入城，故城内秩序安然。随员及卫队入城后，食住亦均有所安置。

吴永见慈禧、隆裕均未带御寒衣物，即以其眷属较好棉、夹衣贡奉。慈禧服汉人衣裳，恐尚系破天荒第1次。

当晚，慈禧召见吴永，温语嘉慰，又询问他的出身、履历，知道他是浙江人，系曾国藩的孙婿。慈禧对曾国藩印象很好，爱屋及乌，益加器重，即派吴永前往西路各川开办传驿，赴前站预备皇差，调配粮食供应，总揽行营一切事务。过了数日，又降旨以知府留于原省候补，并先换顶戴，回銮后复升任广东道台。

怀来县有4人抬小轿两乘，吴永命人连夜用黄巾围饰，以备第2天供两宫乘用，比乘驼轿尤胜一筹。

桂祥有阿芙蓉癖，瘾奇大；随銮离京，事出仓卒，未作准备，3日来肩负重任，疲于奔命，竟忘此吞云吐雾之举。偶一询问，竟触动桂祥，突发烟瘾，全身立即瘫弱，神智昏迷，吸后始瘥，实在是块笑料。

24日晨，起驾出怀来城，沿大道继续西进；慈禧传旨经赴宣化府。行进了10多里路，前方忽视闪出一彪人马，经查明为甘肃藩岑春煊前来接驾。岑军号称威远军，因着黑衣，又称黑衣军；共五营，约2000余人，兵勇多倒背着枪，军容也不太整齐。岑春煊是广西人，当时年约40余岁，蓄小胡子，觐见时，气势颇为驽悍。慈禧见有生力军到，当即召见，命岑注意整顿军容风纪，加强治安，兼办前路粮台，而以吴永为副将。自此，沿途地方官因而有所准备，供应及时。然而，岑春煊对吴永却颇为轻视，不仅不与合作，而且常常发生摩擦。

岑春煊奉慈禧懿旨整顿军纪，对打家劫舍的游兵散勇，杀不赦。看见太监骑驴，杀不赦；因驴是民间财物。这种擅杀内官的行



为，为以往所少见，因而引起都总管太监李连英的不满，认为这是欺君罔上，但慈禧也未曾注意。武卫军、毅军的散兵游勇横行恣肆，甚于匪盗。步兵若骑马，岑就杀之。一时间，连王公大臣都觉得岑春煊嚣张跋扈，而各地秩序则赖以扭转。这一天，经过沙城，住宿保安州。

25日宿于鸡鸣驿。从此，供应日益充裕，因有岑、吴驰驱前站，地方官不得不悉力报效。

26日抵达宣化府，总兵、知府、知县等率大小官员数10人抬大轿郊迎。慈禧、光绪舍吴永的小轿，改乘4人抬大轿。进南门，驻跸镇台衙门。沿途街道没有清扫，居民只是遥遥观看。在宣化整体3日，编成亲军小队，各赏戴金顶，发饷银2两。

慈禧派庆亲王奕劻回京交涉，想与各国议和，并派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办理议订和约事宜。只是各国对清室王公不信任，交涉一直没有头绪。到了8月，李鸿章从南方到京后，才开始谈判。李抵京后住在贤良寺，外军派兵守卫。

29日从宣化起驾，继续西行。总兵与知府将所乘大轿献出，四周用黄缎子围起来，改用八人抬轿。加上侍卫及亲军等前呼后拥，虽不如在京时的銮驾那么煊赫整齐，究竟是比较前几日那种仓惶、杂乱的情形大为改善。过大洋河，越积儿岭（直隶、山西交界处），到天镇县住宿。这个县已备有行轡和供王公大臣住宿的公馆。沿途村镇，均有士绅迎接供奉。

8月初一过阳高县。初三到大同府。总兵以下大小官员出城至50里铺恭迎。进城后，两宫住在官衙，供应丰盛，官员、随从的生活均大有改善。城郊已无散兵游勇踪迹。当时，江苏巡抚鹿传霖募兵前来保卫。在大同休息两日，慈禧传旨，前往山西省城太原府。

8月14日从大同府出发，折而南行，过怀仁县、张庄、广陵，入雁



门关,驻蹕代州;又经原平、崞县,于8月14日到达忻州。因为次日为中秋节,便在忻州休息一日。16日继续前进,住宿阳曲湾;17日到达太原府。

山西巡抚毓贤率领省城文武官吏数百人,到城北20里外的黄土寨跪迎;打尖后,当晚入城,驻蹕巡抚衙门。太原仓库尚存有乾隆南游及西巡太原时所用仪仗銮舆,便取出应用;并新制龙旗24面,以壮观瞻。地方大小官吏,无不尽力报效,金银财帛,衣食服用,应有尽有,好似又恢复了大内排场。侍卫队伍,逐渐有了秩序,我便不再担任警卫。

8月末,军机大臣荣禄,从北京取道南路经保定、石家庄到太原;他所统率的武卫中军已全部瓦解。与荣禄同时南奔的还有尚书崇绮,只是已经在过保定住莲池书院时自缢身死。荣禄抵太原后,即奉旨充任首席军机,并命鹿传霖任军机大臣,原军机大臣王文韶(已70多岁)在怀来时已赶来随扈。李鸿章在京与各国谈判,每天用电报向慈禧电奏请示,各省钱粮也奉命改道径送太原行在。山西巡抚毓贤为义和团事件首要分子之一,是辛丑和约规定应即行正法者,在次年正月初四被处死。

闰8月上旬,石家庄方面传来德法联军突然又西进,攻击晋东固关要隘的消息。固关在娘子关以南不远处,为人晋正道(婚子关为偏道),古称天险,有一夫当关,万人难入之势。幸好山西军队早有所准备,敌进攻数日,未得逞,即退去。然而,消息传来,两宫及王公大臣闻风丧胆,如惊弓之鸟;慈禧决定迁地为良,走为上策,便传旨起驾离晋,转往陕西省城西安府。

闰8月19日,两宫在太原喘息休养1个月之后,重上征途。此次随行人员比以前又有增加,军队除八旗士兵以外,沿途又有陕军、甘军、川军等肃立道旁,全力警卫。大队日行80余里,经徐沟县、祁县、平遥县、介休县、灵石县(过朝信岭时,上山、下山80里,



坡度 30 至 40, 历时 1 天, 人困马乏, 载货均卸下)、霍州、赵城、洪洞县、平阳府、侯马镇、闻喜县、薄州府; 至风陵渡, 改乘长 5 丈, 宽丈余未油饰的旧木船渡河。时值 9 秋, 天高气爽, 风平浪静, 经过甚为顺利。登黄河南岸后, 即过潼关入陕; 经华阴县、临潼县, 于 9 月初四日到达西安府, 全程历时半月。

西安有南院、北院。南院为陕西巡抚衙门, 但房舍不如北院原陕甘总督衙门宽大华美。北院有房数百间。两宫同住北院, 由董福祥部管带 5 人, 轮流值班护卫。每日上朝的王公大臣, 逐渐增至近 100 人。江苏学政瞿鸿礼任满来西安, 受命熟悉军机大臣的工作。由京来陕的太监陆续到达, 均由北路来, 据说较南路安全。

过薄州府时, 忽降谕旨, 革去载勋爵位; 到达西安后, 又于辛丑正月初三(1910 年 2 月 21 日)降旨“赐帛”(按清制, 亲王犯死罪不斩首而为“赐帛”, 即用白绫数尺令其自尽)。这是李鸿章在京议和所签定条约 12 款的第 2 款第 1 项, 即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的祸首诸臣, 载勋也在这份名单上, 被“赐帛”, 令其自尽。嗣后又降旨革去端郡王载漪的王爵, 辅国公载澜的公爵, 发配新疆充军, 永远监禁, 永不减免; 又降旨革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翹的职位; 刚毅已在途中病故。赵舒翹由岑春煊监视自尽。

北京方面, 除大学士徐桐已病故不问外, 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永煜均被革职正法。当辛丑正月初八执行时, 很多外国人因中国处决大臣, 都跑来刑场参观行刑, 并拍摄了照片。

慈禧携光绪到西安后, 自以为距敌已远, 内顾无忧, 已到了安全地带, 一方面令李鸿章等不惜任何代价, 力求早日缔结和约; 另一方面不顾各省天灾频繁, 兵祸连年, 只求继续偏安陕中, 养尊处优; 并下令将南漕之米, 改为半数折价, 交纳现银; 半数在徐州附近靠岸, 由陆路运送到西安。两宫在陕驻骅 1 年多, 每日从早到晚, 长安东郊道上, 车辚辚, 马萧萧, 只见运粮、运银的大车络绎不绝。



关中丰收1年,可以食用3年;但从己亥年以后,大旱三载,老百姓大多面如菜色,长安街市上,饿殍载道(桂祥家雇一女仆,自称家中有两顷地,仅为求食而来,不计工资)。两宫身处宫禁,从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而王公大臣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无实情上禀,只知道每天拿慈禧喜闻乐见的事来谎告取宠。内官李莲英入陕后更承慈禧之欢,权势愈加显赫。卖官鬻爵,多经其手。各省地方官进奉慈禧的贡品,照例另赠李莲英一份,否则李便多方刁难。回銮时,用黄色绳带抬运的箱笼,均为慈禧的财物,而用红色绳带抬运的东西,皆是李阉的财物,李莲英所得到的财物竟超过慈禧一半,这也足以令人吃惊了。

慈禧穷奢极欲由来已久。在西安一年,不去想国亡无日,民不堪扰,而一味敲骨吸髓,满足自己的享受。两湖总督张之洞供应稍差,慈禧立即派吴永前往坐索压挤。就饮食一项而言,即由总管大臣继禄管理,精益求精,俨然大内作风。行宫狭小,远不如北京后宫之恢宏,然而御膳房的规模却分为荤局、素局、菜局、饭局、粥局、茶局、酪局、点心局等,每局设管事太监一人,厨司数人至数十人不等。辛丑年慈禧在陕度夏,要吃冰镇酸梅汤,关中天气温热,向无存冰,御膳房没有办法。适有当地人建议,说距长安城西南百余里的太白山,有长安八景之一的“太白积雪六月天”,山中有一岩洞,深邃阴凉,洞内有千年不化的冰块。于是,便命令地方官派人每天赶赴太白山运冰,供御膳房使用。

慈禧喜好玩乐,百戏杂陈,也不感动腻烦。西安仅有一个低级京戏班,自然不合其口味。李莲英便在陕西地方戏班中物色好的召入行宫演唱,就连以碗碟打花点说书的,也能引进行宫。有时她还叫身边的妇人玩牧猪奴的游戏来取乐,并且以金球、元宝作赌注。她有时还以写字作画作为消遣。慈禧年逾花甲,自京至陕,辗转数千里,颠沛劳顿,但始终未看到她有风尘之色;反之,光绪则容



颜憔悴,惆怅忧郁,从来看不到他有片刻开朗或偶作欢笑的样子,并且谨言慎行,时刻唯恐大祸临头。慈禧对他警惕性很高,周围耳目众,爪牙密布,光绪的一言一行,慈禧随时就能知道。

从庚子变乱迄今,已经 80 多年了。岳超撰写上文的时间是 1962 年,迄今又已 20 多年,要回忆起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任何人都无法办到绝对没有错误,能够大体不差,已属很不容易了。以笔者个人所见,也发现了几个不重要的错误,如有关李莲英与岑春煊的关系,以及慈禧对张之洞的看法等等,皆可不必细究。

《新民丛报》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到日本后不久,他便联系志向相投人士,筹划出版刊物,以此继续宣传改良思想。于是,他多方奔走,向保皇会译书局和旅日侨商筹借了 1 万元资金。光绪 28 年正月初一日(1902 年 2 月 8 日),梁启超联合其它同仁,在日本横滨出版了《新民丛报》第一号。报上载有《本告白》一文,宣布了三条办报宗旨:“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主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译。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报公平,不偏于一常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梁启超为办此报,花费了大量精力,每天写作五千余字,重要的文章,大都出于他的手笔,先后以“中国之新民”“饮冰子”等笔名,撰写了《新



民说》、《新民议》等大量政论文章、知识性文章和时事评论。梁启超十分注重西方思想文化的宣传,报中专门介绍了西方学者培根、笛卡尔、达尔文、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圣西门等百余人的思想,涉及范围也十分广泛,凡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法律、历史、地理、文学及自然科学,无不尽力加以介绍。创刊第一年共发24号,属于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就有23号。

《新民丛报》的版面设计颇为讲究。丛报为半月刊,每期篇幅120页,约5万余字,32开本,封面套色印刷,文字前有图画和照片插页,洋式装订。每期有页码,每类文章各自为次。第一年共开设24个栏目,分论说、学说、时局、史传、教育、学术、小说、名家谈丛、国闻短评、海外汇报、海外奇谈、新知识之杂货店等内容,每一号经常保持10至15种栏目。

丛报的撰稿者所写文章大都语言明白流畅,文笔生动犀利,深受读者欢迎。创刊后不久就发行5千余份,有时达到1万多份。寄售点多达90余处,除日本外,在国内有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山东、直隶、上海、天津等省市,国外有朝鲜、越南、暹罗、檀香山、美国、加拿大等地。其销量之多,影响之大,是当时任何报纸都无法相比的,成为倍受人们注重的综合杂志期刊。发行一年后,就将借款还清,改为股份经营,分为6股,梁启超居2股,冯紫珊、黄为之、邓荫南、陈倡笙各占1股。冯紫珊为编辑兼名义上的发行人,实际是梁启超主编。

光绪29年(1903年)2月,梁启超赴美游历,丛报由蒋观云主持编辑。11月,梁启超由美返日,继续担任主笔。这次游历回来,梁的政治态度和言谈大变,宣称自己“宗旨顿改,标明保皇,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明确将矛头指向革命”。声言:“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随后相继发表了许多反对革命的言论和主张。光绪31年(1905年)8月,同



盟会成立,在日本出版机关刊物《民报》,较为系统地宣传革命主张。次年,《民报》和《新民丛刊》就革命与保皇、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及“土地国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影响很大,不少报纸杂志也相继加入论战之中。经过一年多的激烈争论,以《新民丛刊》为首的立宪派一方声势骤减已不能按期出版,从光绪 32 年(1906 年)1 月到光绪 33 年(1907 年)11 月一共只出了 24 号,而且内容贫乏,不绝如缕,销数大减,经济不支,终于 11 月 20 日出完最后一号(96 号)后停刊。在历时 3 年的出版中,先后为《新民丛报》撰稿人有:马君武、黄与之、吴仲遥、康有为、章太炎、蒋方震、冯邦干、麦孟华、徐勤、韩文举、欧榭甲、汤启勋、杨度、徐佛苏、熊知白、黄国康以及黄遵宪、严复等百余人。

爱国学社成立

光绪 27 年(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知识界有越来越多的人为推翻清政府而积极奔走。光绪 28 年(1902 年)四月,蔡元培、叶瀚、蒋观云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蔡元培任事务长(会长)。教育会联络热心于“民族革命”的知识分子,编定教科书,出版书报,改良教育,自办学校。是年冬,教育会主办了爱国学社、爱国女学。

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是盛宣怀为训练洋务人才于光绪 22 年(1896 年)在上海创办的学校,学校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重视忠君教育。开设《大清会典》、《圣武记》等课程;每逢朔望,总办(校长)率全体师生至礼堂谒圣。该校禁止新思想传播,阅报室、图书馆从不见新书刊陈列。然而,学生却被禁读《新民丛报》,尤其是主张“自由”、“平等”、“共和”的《国民报》等所吸引,经常于私下传阅、讨论。公学上院(大学部)特班教习(教员)蔡元培